

红楼心史_{之四}

衡王府与红楼梦

王宪明 著

王
賈
寶
玉
靈
芝
草
還
昌

中国档案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珂

封面设计：丁素芬

红楼梦
易学
探微

红楼梦中的神圣使命
红楼梦易学探微
红楼梦人名寓意
衡王府与红楼梦

ISBN 978-7-80166-855-4



9 787801 668554 >

(全四册) 定价：80.00 元

红楼心史之四

衡王府与红楼梦

王宪明 著

中国档案出版社

《红楼心史》序

在我之无未识的童稚时代，第一次偷偷翻看《红楼梦》，当时最大的奢望就是发现几幅插图。可翻遍全书，除了第八回的通灵宝玉和宝钗金锁的图样，一无所获。对于这两样东西，也还不知是什么物事，上面曲里拐弯的篆字，一个也不认识。不过通灵宝玉和绶络金锁的模样，却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并在以后随着翻阅小说次数的增多印象越来越深，同时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疑问：通灵宝玉象征着什么？它何以有如此不凡来历与能起人生死的神通？上面的铭文与长达百万字的小说是什么关系？这些铭文的含义是什么？

有时旧的疑问没解决，又产生新的疑问；大的疑问没解决，又产生很多小的疑问：“莫失莫忘”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要莫失莫忘？如果遗忘又会怎样？怎样理解“仙寿恒昌”？什么是“邪祟”？怎样“去邪祟”？什么是“冤疾”？如何“疗冤疾”？如何理解“祸福”？判断是否“邪祟”的标准是什么？作者予夺褒贬的立场在哪里？是反孔孟还是皈依孔孟？是推崇《四书》（包括朱注）还是厌恶《四书》？是反程朱的还是修正程朱？是反礼教的还是弘扬礼教？是女性主义还是“以儿女律士大夫”？作者是汉族本位还是“首崇满洲”？是“耻情正觉”还是“爱情自由”？小说中哪些人物身上有“邪祟”？哪些情节描述了“邪祟”？……

多年来这些问题纠缠着我，折磨着我。其间也阅读过一些红学研究著作，但不足以释我大疑。由此想来，一个人迷信权威和教科书，未尝不是坏事，至少可省却许多烦恼。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一直到了两个世纪之交，我已近不惑之

年,《红楼梦》小说都被我翻烂几套了,学识与阅历也稍稍丰富,关于《红楼梦》的思想体系,也逐渐暗然日彰。五年前,我应邀为山东教育出版社组编的“青少年智育丛书”撰写《观察与记忆》分册,在论述记忆的意义时,有这样一段话: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作品《红楼梦》,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唤醒记忆、谴责遗忘的伟大小说。群钗中第一个出场、并为全书人物命运缩影的甄英莲,能在几天之内学会做诗,并写出“精华欲掩料应难,影自娟娟魄自寒”咏月佳句的青春少女,怎么会忘记自己的故乡,忘记自己的年龄,忘记自己所经历的患难和凌辱?这其实是隐喻在清政府对汉族人民空前的洗脑运动和恐怖的文字狱压迫之下,满族统治者在入关前后对汉族人民烧杀掳掠,白骨如山的“真事”,已成为记忆的禁忌。“我朝不折一矢,不伤一众,不待年而成帝业”,“天心笃佑,德教弘敷”(均见《大义觉迷录》),这类令人恶心的无耻“假语”,竟被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在知识界推广。而很多汉族知识分子,无法承受历史记忆的重负,又为统治者的淫威所桎梏,认同了“首崇满洲”的民族压迫政策,甚至不知疲倦地为他们歌功颂德。曹雪芹于是满怀沉痛,作《红楼梦》一书,若澱若纬,诡词明义,以梦幻寓现实,以家寓国,以儿女律士大夫,揭清廷之腥秽,倡中华之光复。通灵宝玉上“莫失莫忘”四字,是最无畏的抗议,最严峻的告诫,最沉痛的叮咛,是全书灵魂所在。

通灵宝玉背面的几行字:“一除邪祟,二疗冤疾,三知祸福”,正是记忆——历史的妙用。历史记录罪恶,抨击暴行,揭露谎言,谴责遗忘,一字之贬,严于斧钺,此所谓“去邪祟”;表彰良善,安慰无辜,“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忠魂冤鬼,各有其归,此所谓“疗冤疾”;“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彰往所以察来,记住黑暗所以远离黑暗,掌握历

史规律与其趋势，革故鼎新，变法改制，兴利除害，斡旋气运，为万世开太平，此所谓“知祸福”。

《红楼梦》第八回咏通灵宝玉一诗，仅有八句，而有两句诗谴责遗忘：“失去幽灵真境界”，“白骨如山忘姓氏”。遗忘，在有的时候是一种罪，一种不容饶恕的罪。要补天地缺陷，首先要修补被践踏、歪曲了的记忆。

一个民族灾难深重，并不可怕，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财富。但一个民族若遗忘记忆，出卖记忆，那就是背叛人类的良知，出卖自己的灵魂。这样的民族就永远不会摆脱被奴役的命运，永远沉沦黑暗，于是也便无真可言，乏善可陈，更不会有美和尊严。^①

限于当时认识水平，这段文字解释通灵宝玉上的铭文含义，还有些粗糙，有些话也过于狭隘。但毕竟已经描绘出我的所谓红学体系。强调“记忆”二字，其实也就指出了通灵宝玉是记忆的寓所——“心”的象征。这个“心”字，对于理解《红楼梦》，有万钧之重。中国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心的文化”；而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的《红楼梦》，正是一部“正心”之书！太平闲人《妙复轩评石头记》曾反复提醒读者玉石“演人心”，但由于他没作系统严密的论述，而且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有些话不敢明说，他的观点很少受到重视。恐怕和他说《石头记》“演《易》理”一样，被当作“无中生有的热昏的胡话”^②。

对于我，领悟到这一层，已是饱经艰辛；而要将《红楼梦》中博大精深、包罗万有的“心的文化”表述出来，更为困难。正如望尽天涯路和走遍天涯路一样劳逸不均。

^① 《观察与记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106页。

^② 郭豫适《红楼研究小史稿》第五章第二节《太平闲人张新之的评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四本小册子，收入了我十几年来探讨、研究《红楼梦》的心得，也记录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一段时光的心路历程。其中有些文章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更多的文章，在网上以“通灵唯心”的网名或签名贴出过（我之所以选用这个网名，主要是强调《红楼梦》中的通灵宝玉是心的象征）。与国内一些红学家和红学爱好者，也作过有益的交流。其中红学会理事乔福锦先生赐教最多。乔先生有很深的经学、史学造诣，虽然切入角度和方法与我不同，但都认为《红楼梦》有“宗经法圣”的倾向，与郑所南《心史》气息相通，并且都对太平闲人《妙复轩评石头记》有相当的尊重。美国波莫纳学院白亚仁（Allan H Barr）博士将他本人和美国同仁的一些我感兴趣的红学研究成果惠寄，也令我受益匪浅。中国档案出版社近年推出一批很有价值的红学著作，能接受一个无名之辈的选题，令我倍感荣幸。我的同事李红梅博士，帮我翻译了一些英文资料。我的朋友闻溪、尹海珠、崔永胜帮我校阅书稿，改正了不少笔误……值此书出版之际，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由于本书写作时间较长，不同阶段认识水平有参差；即使现在，仍有望道未见、见而难达之感。还由于在本书最后写作和整理出版之际，适逢所在院校迎接教育部评估，工作量较常年增加数倍，这套小书还有很多地方难以尽如人意。希望读者特别是红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著者

2007年4月10日

引 言

—

朱明一代，曾先后有三位宗室亲王分藩青州。

其一为齐王朱樽，明太祖朱元璋第七子，洪武三年封，洪武十五年就国，建文元年，以谋为不轨，废为庶人。永乐元年，诏复其国，又因骄纵不法，于永乐五年被废，宣德三年赐死，后世子孙居南京。清代青州学者李文藻曾著有《齐藩录》，惜已失传。

其二为汉王朱高煦，明成祖朱棣第二子，永乐二年封，令他之国云南，高煦觊觎东宫，以偏远为由，拒不赴国。永乐十三年，改封青州，亲王府及世子府已建，仍迁延不就，益行不法，永乐十五年，徙封乐安州，宣德元年八月，因谋犯被逮至北京，废死西内。高煦在南京的故第，俗称汉府，在清代为江宁织造署衙门，曹雪芹祖上三代为江宁织造，即在此处理政务。

衡王是明代、也是整个封建社会封藩青州的最后一个王爵。明宪宗朱见深第七子朱祐樞，于成化二十三年被封为衡王，弘治十二年三月就藩青州，传六世七王，共一百四十余年。清兵入关，末代衡王朱由棖降清，顺治三年五月，清廷以私藏金玉银印、欲行谋反等罪名，将他与被俘的南明弘光帝朱由崧、潞王朱常潞等明宗室共十一人处死，并将衡王府抄没，才算最后完结。

朱祐樞之前，还有一个明宗室被封为衡王，那就是惠帝朱允炆之弟朱允熈。他于建文元年受封，未就藩，“靖难”事发，被降为怀恩王，居建昌。后又被革去王号，废为庶人。至明宪宗时，衡王的封号便落到朱祐樞身上。

二

一个城市在一个朝代，竟先后有三个亲王分藩于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这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青州处三齐形胜之地，自古兵家必争。汉时言天下形势，首关中，次三齐，所谓东秦、西秦。唐代杜牧《罪言》历数古今治乱，断云：“山东，王者不得不可为王；霸者不得不可为霸，猾贼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宋代苏轼任密州太守时作《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亦云：“山东自上世以来，为腹心根本之地，其与中原离合，常系社稷安危。”杜牧、苏轼虽是文人，但所见不虚。少康中兴，齐桓称霸、慕容僭王，都是有利的证明。南宋嘉定年间杨妙真（四娘子）与明永乐时唐赛儿以女流据青州起事，尚能震动天下，更为雄辩。

明太祖朱元璋于元至正二十七年十月定策北伐，先取山东。十一月，徐达即攻克益都。洪武元年，置山东行中书省于青州。山东平定以后，明军西征北讨，势如破竹。《明史·袁崇焕传》提及明末毛文龙曾说“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不久多铎南下，卒应其言。

明末北都陷落，山东本来应成为南京的有力屏障。尤其是青州，当时周围义师云集，衡王府又为北方惟一没有损伤元气的亲藩，财力雄厚，若因势乘时，自可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安致远《玉璫集·李将军全青纪事》载明青州守将李士元曾这样劝衡王：“神京失守，闯贼西窜，社稷无主，中原鼎沸。王亲宪皇之子孙，据全齐形胜之地。山东豪杰荷戈砺刃，大者数万，小者千百为群，引领以望王义师之起。胜兵百万，可传檄而集。南塞大岷之山，北扼河济之冲，迤邐而西，以光复大物。将见燕蓟士女，皆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此诚光武中兴汉祚、肃宗再造唐室之业也。否则坐失机宜，鹿死谁手？瞻乌靡定，异姓代兴，彼下尺

书以征王，王其犍车出郭，乌能享此藩封乎？”可惜这样宝贵的建议竟被懦弱而又吝财自封的朱由榔拒绝。不久，衡王便向清招降山东、河南侍郎王鳌永递了顺表。

崇祯十七年十月，被《明史》称为“忠勇最著，死事亦最烈”的宁武总兵周遇吉残部，在赵应元（此人虽曾为李自成旗鼓，但他有两个同族兄弟在周遇吉部，李自成西撤，他只身投奔周之残部）和原明潼关道杨王休的率领下，杀王鳌永，占领青州，招兵买马，欲扶衡王朱由榔登基，可惜事又不成。后赵应元与杨王休被杀，清兵重占青州，衡王便成了清人刀下的鱼肉。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述及崇祯十七年青州之变，以为此事“充其量，可以左右明清未定之局”，自是明见。衡王若肯倡议反清，即使不成大事，也足以牵制清军，缓解南明危机。可惜朱由榔痴皮妍骨，不堪重任。而易失者时，难平者事，机会一去，永劫不复。

在清兵吞食山东的同时，南明政府忙于内部斗争，一再错过大好时机。虽然王遵坦、丁耀亢领导的一支部队曾一度收复青州府所属之日照、诸城、安丘等县，但迫于清军威胁，不敢深入，未几南窜。最终三齐山河十二，为清人唾手而得，成为多铎南下的插虎之翼。千古遗恨，令人扼腕。

《明史·周遇吉传》载李自成攻占北京后，曾对人说：“他镇复有一周总兵，吾安得至此。”没想到令李自成敬畏的周遇吉之残部，又在青州成为清政府心腹之患。周遇吉本传还提到他的夫人刘氏在丈夫遇难后，带领一些女兵奋勇抵抗，最后壮烈牺牲。刘氏是曹寅《表忠记·乱箭》一出的主人公，又是曹雪芹《红楼梦》第七十八回所述青州林四娘的原型之一。贾宝玉《姽婁词》“纷纷将士只保身，青州眼看皆灰尘”，“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乃慨叹周总兵之不复有，而以妇人女子深愧明末之文臣武将。

三

明代藩封情况，经历了几次变化，这些变化，也从分封于青州的几个亲王身上表现出来。

《明穆宗实录》卷三十二载礼部侍郎戚元佐论亲藩事云：“昔高皇帝众建诸王，皆拥重兵，据要地，以为国家屏翰，此固一时也；迨靖难以后，防范滋密，兵权尽解，朝堂无懿亲之迹，府僚无内补之阶，此又一时也。嗣是而后，骄侈渐盈，间作不与……强者劫夺效衢，弱者窜入舆皂，此又一时也。”先后分封于青州的三个亲王，恰好对应着这三个时期。

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以天下为一姓之私有，对异姓功臣，颠顶雄猜，力事剪除。而对同宗骨肉，却滥恩无度。他将二十四子，分封之国，往往跨数十城，护卫军至数万，且有行边之命，并能节制都司卫所。虽本“宗子维城”之意，却未思尾大不调之患，一手酿成了“靖难”之祸。齐王榑曾率山东都司各卫骑士御边。他与燕王朱棣一样具有野心，曾在青州修筑军事设施，准备以此为举事的基地。但朱棣登基后，他所得意之事，决不会允许别人再为，遂加意防范。齐王、汉王先后废死，即是这种防范的结果。而汉王高煦和后来南昌宁王朱宸濠的起事，更为限制宗藩提供了借口，于是“宗子维城”之事，再难讲起。《桃花扇》中那个归结兴亡案的张瑶星《谏闻续笔》卷三有云：“天子家儿，衣租食税，毫无职守，不肖者但蓄财货，聚声色以自娱，即有贤者，不过怡情翰墨、较量音律、奉事玄释，称出类拔萃耳。其于国家利弊得失，如避家讳，不敢置喙，而于本宗之流离困顿，颠连无告者，亦充耳蔽目，如秦越然。以为此有司之事也。德政不修，亲戚涣散，一经变故，毫无凭藉，骈首就戮，阖门遭紖，贤愚同尽，真可叹也。”青州衡王及其子孙，便是此等货色。曹寅《楸亭诗钞》卷四有《琴砖歌》咏明郑王世子朱载堉云：“坐靡宗

禄奉游豫，行唱登记称清狂。乃知流韵托槁木，未若磨砺亲沙场。砖兮笑尔不经济，为尔湔涤勤周防。”明朝后期，宗亲不过是些高级囚徒，形同弃物，有何机会亲沙场，谈经济。曹寅之论，未免强人所难。

论明朝兴亡者，多以藩封为口实。《明经世文编》补编卷一载何起鸣《条议宗藩至切事宜疏》，有云：“当今国家有二大事所宜及时讲求者，外之边防，内之宗藩是也。”他又把宗藩当作天下第一大难事：“二百年来，螽斯麟趾，绵衍繁盛，邸禄岁增，民财日绌，比之边防，尤为难处。”明宗室人口几何级增长，每二三十年即翻一番，到明末，有人估计已接近百万，竭天下之物力，难供其禄廩之费，明朝国力，怎能不因此耗竭！

明朝宗藩，除繁费病国外，在明朝末年，还充当了农民军军需供给者的角色。藩封重镇，往往一攻即破，王府巨大的财富，壮大了农民军的经济力量。李自成的胃口就是这样被喂大的。甚至在清朝建立以后，王府废产仍能缓解朝廷之财政危机。据顺治十三年闰五月二十一日清户部尚书、青州人孙廷铨奏本，单衡王府废产，即足养青、胶、莱、登四府近七千名士兵，而“不必费正项壹分，不必发内帑壹毫”。

青州衡王府，躲过了清兵入关、李自成起义的劫难，在清朝建立时仍完好无损，这在长江以北，几乎独一无二。最终，清政府在将衡王诱降后，为根绝后患，将衡王杀死，也将王府抄没、拆毁了。这又是绝大多数投降清朝的明代宗藩共同的命运。

研究明清兴亡历史，明代宗藩是一个重要课题，而对于衡王府的研究，无疑可成为这方面一个典型范例。还有，衡王在青州传六世七王，前后一百四十多年，对青州及周围地区的经济、文化、风俗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到今天，青州地区还流传着许多关于衡王府的传说，还有许多有关衡王府的文物、古迹。云门山摩崖寿字、万春洞、天仙圣女祠，衡王府石坊，偶园

的桂树、迎春，博物馆收藏的铁鹤、碑志等等，今天已成为古青州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的东西甚至是青州的标志、象征。

四

明清之际，有许多著名的文学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提及衡王府。明代后七子的首领王世贞，嘉靖年间任青州分巡道，曾应邀到衡王府作客，并赋《衡王雪中赐宴诗》；清代诗坛泰斗王士禛多次过青州，凭吊衡王故宫，留下许多诗文。小说中提到衡王府的也很多。产生于明末清初的《醒世姻缘传》，其女主人公薛素姐之父曾在衡王府任纪善之职，薛素姐就出生在青州。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林四娘》、《王成》、《冯木匠》等篇，都与衡王府有关。当然，最令人关注的是《红楼梦》第七十八回所述青州恒王与林四娘的故事。

红学中的索隐派多认为《红楼梦》是影射明清兴亡的政治小说，而小说第七十八回“老学士闲征婉嫔词”又是这部小说中花较多笔墨叙述的唯一一个明确涉及明末清初历史的故事，所以它历来为红学家们所重视。清朝红学评点派最杰出的代表、太平闲人张新之在此回回末总评中说，这段文字，是作者“自明其书来历也”，“欲令人寻绎于本书文字之先”。刘铄《红楼梦真相》一书，第一章名为《‘老学士闲征婉嫔词’的反满意义》，无疑是想先声夺人。冯精志《百年宫廷历史——〈红楼梦〉谜底》一书，把《从明清最后一役看〈婉嫔词〉的产生》一节文字放在全书最后，则是想以此为终极证据。即使力诋索隐派，坚持自传说的周汝昌对这段文字也极其重视，他在《红楼梦新证》中花了很多笔墨对此事进行考证，并说：“《红楼梦》无闲文赘笔，八十回将尽，情事纷繁之间，忽以此闲题占去一回书之大半，用意安在，费人思索。”可惜自传说的先入之见，使他不能深入“思索”下

去。他关于衡王府的史实仍然所知甚少，也就不可能得出坚实的结论。其他《红楼梦》的研究者，所知衡王府事迹，似乎并不比周汝昌多，也只能停留在推测的水平。刘铎《红楼梦真相》说《石头记》、《情僧录》寓指红丝石的故乡青州之“青乘录”，即“青州纪事录”；吴昌时《读〈红楼梦〉八十回校本》说《红楼梦》“以青州衡王为正统，而王故明旧主”，这些创见虽新人耳目，但却缺乏充分的证据。其实林四娘的故事对于《红楼梦》的意义，比这些偏颇的说法更为广大深远。

《红楼梦》一书，是纪史演经之作，以家寓国，以儿女律士大夫，以家庭细故阐天理人情（这种构思方法，在文学史上并非独一无二，在《红楼梦》前，有《金瓶梅》，在《红楼梦》后，有《儿女英雄传》），其命意、笔法，最近于《春秋》。由于作者生活在文网极盛的乾隆时代，其微词隐约，巽词委曲，甚至谰纬射覆，凡所谓“危行言孙以避当世之害”者，无所不用其极。作者给我们布设了古今中外第一大谜阵，二百多年来，有多少《红楼梦》的研究者和读者，为此困惑终生。

董仲舒《春秋繁露》论《春秋》云：“其辞体天之微，故难知也。弗能察，寂若无；能察之，无物不在。是故为《春秋》者，得一端而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则天下尽矣。”又云：“《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法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为左右，以成文彩。其居差参，非袭古也。是故论《春秋》者，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伍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这些方法完全可通之《红楼梦》的研究。倘能如此，我们终会发现，《红楼梦》矛盾处全是警省，含糊处皆生妙解。

无论说林四娘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也好，是反抗清廷的民族英雄也好，她最后是尽忠于明朝。贾宝玉长歌当哭的《婉姬词》，重在“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两句。杨恩寿

《词余丛话》说王夫之有《龙舟会》传奇，演谢小娥复仇故事，表现对明末诸臣的深恶痛绝。“弄笔的把丹青画饼，持牙筹的将斛斗量沙，拥旌旄的似画锦冠猴”，是借古喻今。至于“大唐家九叶圣神孙，只养得一个烟花贱”，则与“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皆愤世之词。杨恩寿本人曾将林四娘故事演绎为《婉孌封》传奇，剧中加人一个叫孔有微的人物，即寓有孔子之微言大义存焉之意。以儿女律士大夫，愧士大夫，都是这些作品的大章法，若以此意解《红楼梦》，则势如破竹。

五

青州在今天是属于潍坊市的一个县级市，但在古代，它为郡、为部、为道、为路、为军、为府，不仅地域广大，且屡经变迁。汉儒孔安国说尧时青州跨海而有辽东，顾炎武以为“跨越巨海，道里殊远，非所谓因高山大川为限之意”^①，但东汉光武帝、唐（周）武则天时曾以辽东属青州，则有案可稽。以辽东属青州，也有其可行之处：辽东所需而甚缺的布帛盐铁，可以在州内流通，不必从他处辗转购进。且古代航海技术已非常发达，东汉末像管宁一样拘谨守礼、火腿般老实的人，也能从青州泛海到辽东避难，从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了这一点。

《尚书·禹贡》：“海岱为青州”，后世文学家诗文中的青州，多是禹贡意义上的青州。青州甚至可以作为“东方”“东土”的代名词。辽东、朝鲜，若以东西南北四方而论，也可称之东方。清《八旗通志》卷二《八旗方位》云：“国家创业东方，木德先旺。”朝鲜《李朝实录》中也往往自称“东方”、“我东”、“青丘”，而称中国为“中州”、“中华”、“神州”。

现在河北、辽宁正争夺曹雪芹的籍贯，但曹雪芹、《红楼梦》

^① 《日知录》卷二十二。

却与山东、青州缘分独深。红学界多赞同曹雪芹祖籍辽东，而古代辽东曾属青州。曹姓有三个重要来源：一出于邾国，周武王封颛顼之后曹挟于邾，子孙以曹为姓；一出于姬姓，周武王封曹叔振铎于曹，子孙以国为氏；还有杞国之后夏侯氏冒姓曹氏者，曹操之父曹嵩以夏侯氏为宦官曹腾养子，改曹姓。邾国、杞国、曹国，都在山东境内。春秋时杞国在今诸城、安丘、昌乐一带，传统上是青州地域，处于淮泗之间的邾国，按《周礼·夏官·职方氏》九州划分，也属青州。因《周礼》之青州，兼徐州之地：“其川淮泗，其浸沂沐”。终明一代，辽东诸卫所都归山东布政使司管辖，与山东形同一省。还有，曹姓历史上最杰出的才人曹植，不仅出生于山东，而且在汉末曾受封临淄侯。齐国故都临淄，在明清两代都隶属青州府，林云铭《林四娘记》，把“临淄”作为青州的代名词。无怪乎曹寅从北京到南方，每走到山东境内，即有如到故乡之感。《楝亭诗钞》卷八有作于康熙五十一年（也是他去世之年）的一组《南辕杂诗》，其中在山东境内写的有这样三首：

不遇王乔死即休，吾山何必树松楸。黄初实下千秋泪，
却望临淄作首丘。

荠麦风多迫晓寒，华筵坐久视香盘。故乡咫尺书频到，
画鹤堂阴遍牡丹。

嶒嶸青压钟吾国，沂水流传郑子城。二十三年真抹电，
野桥何处记铃声。

诗中的“故乡”、“吾国”不难理解，其中的“首丘”，是曹寅借同姓先人临淄侯曹植忠于东汉的故事，曲折地表现对亡明的怀念。可谓知其本者。

明朝灭亡前，清兵于崇祯十二年、十五年两次入侵山东，掠夺了大量人口。崇祯十五年之入关，共破明朝八十余城，其中山东就有六十余。青州府十四州县，竟然被攻破十个。曹寅的岳父

李士桢就是在十二月十六日清兵攻破莱州府所属之昌邑县后掳走“从龙辽左”的。传为《红楼梦》修订、续作者的高鹗其祖上是明清莱州府属之高密人。高鹗的铁岭同族、杰出的指画家高其佩之子高纲《雪声轩诗集》，自题“高密”郡望。《八旗画录》说铁岭高氏“先世自高密迁铁岭，隶汉军镶黄旗”。据《五庆堂曹氏宗谱》，辽东曹氏始居铁岭卫。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努尔哈赤攻下铁岭，全毁此城，可惜不知此时曹氏、高氏之具体情况。

《红楼梦》中荣、宁二府是东汉中兴名将胶东侯贾复之后。而贾复所封六县之一的下密即在李士桢的故乡昌邑境内。这一带在明朝，又恰是青州衡王府脂粉田最集中的地区。李士桢、李煦父子，多次回昌邑省亲，并在这里购置田宅，修建祠堂。《红楼梦》第一百零六回、一百零七回，一再提到“东省地土”、“东省地租”可能也与此有关。

李家与曹家，休戚相关。李煦之妹为曹寅之妻，曹寅死后，李煦对曹家极尽关照。徐恭时《曹雪芹传略·重临秦淮》引传说曹雪芹曾娶李煦的孙女、李鼎之女为妻，也有可能。

李煦之父李士桢原为姜姓，所谓营邱分派，霸国余裔。崇祯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昌邑被攻破，姜姓拒敌被杀、见于乾隆《昌邑县志》记载者有七人，其中即有李士桢的父亲姜演、兄姜士耘。《红楼梦》中最悲壮慷慨的文字是《婉孌词》，而林四娘殉国与姜氏父子就义之时间、地点皆相近。与《婉孌词》对应的文字是《芙蓉诔》。昌邑又名芙蓉城，法若真《黄山诗留》卷八《答李可毅方伯》有“自是芙蓉旧世家”之语，《芙蓉诔》中有“列羽葆而为前导兮，卫危虚于傍耶”之句。天文分野，危虚主齐国，就明代而言即衡王封国。顾炎武《衡王府》诗第一句“赐履因齐国”，乃用昌邑姜氏始兴公姜子牙故事。昌邑毗邻青州，当然是藩封卫城。所以“芙蓉女儿”，似寓“昌邑女儿”。深陷胡虏